

試論方法論原則之層次系統—— 以修辭與章法為考察範圍

陳滿銘*

〔摘要〕

方法論原則雖是就個別而言，卻可因由不同或相類之方法論原則，造成層次，而匯為一個系統。為此，特試以修辭與章法為例，先鎖定「二元互動（對比、調和）」（第一層）、「移位、轉位、包孕」（第二層）等兩層方法論原則，依序探討其關係，然後藉「多二一（0）螺旋結構（含『秩序、變化、聯貫、統一』）」（第三層）加以統合，凸顯出修辭與章法之方法論系統，以概見「方法論原則之層次系統」建構之重要於一斑。

關鍵詞：方法論原則、層次系統、修辭、章法、多二一（0）螺旋結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退休教授

一、前言

任何一門學科之研究，是要靠方法論原則，形成其完整理論體系的，方光燾指出：「真正的科學研究，必須是從一定的原則、原理出發，佔有一定數量的可靠的語料，運用科學的方法和論原則來加以分析，然後抽象概括為理論，最後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¹ 這凸顯了方法論原則對建構理論體系的重要作用。就單單以「修辭」與「章法」本身而言，其主要的論原則，即涉及「陰陽二元」、「移位、轉位、包孕」與「多 ↔ 二 ↔ 一 (0)」(含「秩序、變化、聯貫、統一」)螺旋結構；並且由此層層組合，形成一個完整之層次邏輯系統。² 本文有鑑於此，特歸本於《周易》與《老子》兩部哲學經典，由「潛」而「顯」、「個別」而「整體」地分別尋出它們的相關論述，為「修辭」與「章法」之表現尋得其源頭活水，以凸顯出這種方法論原則或層次系統之普遍性。

二、二元互動（對比、調和）

在哲學上，對「對立的統一」之概念，都非常重視，一向被目為自然中最重要之變化規律。而這所謂的「對立」，指的雖是偏於對比性的「二元對待」，但也涵蓋了調和性的「二元對待」，因為兩者往往是互為包孕的，亦即對比中有調和、調和中有對比。底下就分開來探討。

在中國的哲學古籍裡，很容易尋出頗多含「二元對待」觀念的論述，其中以《周易》(含《易傳》)與《老子》二書，最為明顯。

以《周易》(《易傳》)來看，它以陰陽為其一對基本概念，是由此陰陽二爻而衍為四象，再由四象而衍為八卦、六十四卦的。而八卦之取象，是兩相對待的，即乾(天)為「三連」而坤(地)為「六斷」、震(雷)為「仰盂」而艮(山)為「覆碗」、離(火)為「中虛」而坎(水)為「中滿」、兌(澤)為「上缺」而巽(風)為「下斷」，而所謂「三連」與「六斷」、「仰盂」與「覆碗」、「中虛」與「中滿」、「上缺」與「下斷」，正好形成四組兩相對待之關係，以呈現其簡單的「二元

¹ 胡裕樹：《修辭學新論·序言》(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年)，頁2。

² 陳滿銘：〈層次邏輯系統論——以哲學與章法作對應考察〉，《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7卷6期(2005年11月)，頁1-7。

對待」之邏輯結構。後來將此八卦重疊，推演為六十四卦，雖更趨複雜，卻依然存有這種「二元對待」的關係，以象徵或反映宇宙人生之種種，也為人生行為找出準則，來適應宇宙自然之規律。³

以六十四卦而言，所形成之「二元對待」關係是這樣子的：

屯（坎上震下）和解（震上坎下）	蒙（艮上坎下）和蹇（坎上艮下）
需（坎上乾下）和訟（乾上坎下）	師（坤上坎下）和比（坎上坤下）
小畜（巽上乾下）和姤（乾上巽下）	履（乾上兌下）和夬（兌上乾下）
泰（坤上乾下）和否（乾上坤下）	同仁（乾上離下）和大有（離上乾下）
謙（坤上艮下）和剝（艮上坤下）	豫（震上坤下）和復（坤上震下）
隨（兌上震下）和歸妹（震上兌下）	蠱（艮上巽下）和漸（巽上艮下）
臨（坤上兌下）和萃（兌上坤下）	觀（巽上坤下）和升（坤上巽下）
噬嗑（離上震下）和豐（震上離下）	賁（艮上離下）和旅（離上艮下）
無妄（乾上震下）和大壯（震上乾下）	大畜（艮上乾下）和遯（乾上艮下）
頤（艮上震下）和小過（震上艮下）	大過（兌上巽下）和中孚（巽上兌下）
鹹（兌上艮下）和損（艮上兌下）	恆（震上巽下）和益（巽上震下）
晉（離上坤下）和明夷（坤上離下）	家人（巽上離下）和鼎（離上巽下）
睽（離上兌下）和革（兌上離下）	困（兌上坎下）和節（坎上兌下）
井（坎上巽下）和渙（巽上坎下）	既濟（坎上離下）和未濟（離上坎下）

這些卦都是二二相偶的，如「坎上震下」（屯）與「震上坎下」（解）、「艮上巽下」（蠱）與「巽上艮下」（漸）、「乾上兌下」（履）與「兌上乾下」（夬）、「離上坤下」

³ 徐復觀：「古人大概是以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相互衍變，來象徵甚至反映宇宙人生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找出一種規律，以成立吉凶悔吝的判斷，因而漸漸找出人生行為的規律。」見《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頁202。

(晉)與「坤上離下」(明夷)……等，都很明顯地形成了二元對待的關係。此外，〈雜卦〉又云：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意，或與或求。……震，起也；艮，止也。損、益，衰盛之始也。大畜，時也；無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怡也。……兌，見；而巽，伏也。隨，無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複，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鹹，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這些卦的要義或特性，都兩兩相待，如剛和柔、樂與憂、與和求、起和止、衰和盛、時和災、見和伏、速和久、離和止、外和內、否和泰、去故和取新、多故和親寡、上和下……等等，都可輕易從字面上看出其對待關係來，這可稱之為「異類相應的聯繫」，⁴而這種「異類相應的聯繫」，說的就是「對比」。

相對於「異類相應的聯繫」，當然也有「同類相從的聯繫」。這種「同類相從的聯繫」，說的就是「調和」，是由史伯、晏嬰「同」的觀念發展出來的。原來的「同」，指「同一物的加多或重複」，到了《周易》、《老子》，則指同類事物的「相從」；這類「相從」，乃著眼於「調和性」，與「相應」的「對比性」，又形成「二元對待」的關係。以《周易》而言，它有六十四卦，每卦在形成「秩序」與「變化」之同時，也使卦卦「聯繫」在一起，成爲一個「統一」的整體。而形成「聯繫」，最明顯的，是使兩相對待者以「對比」(正反)或「調和」(正正、反反)方式聯結在一起。如見於〈雜卦〉的剛和柔、樂與憂、與和求、起和止、衰和盛、時和災、見和伏、速和久、離和止、外和內、否和泰、去故和取新、多故和親寡、

⁴ 戴璉璋：「以上各卦所標示的特性或要義：剛和柔、樂和憂、與和求、起和止、盛和衰等等，都是異類相應的聯繫。」見《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頁196。

上和下……等等，其中除了起和止、速和久、外和內、上和下等，未必形成「對比」而有「調和」可能性外，其餘的都比較偏向於「對比」，而都產生「聯繫」的作用。

由此可知在六十四卦的排序與變化裡，可看出「異類相應」（對比）和「同類相從」（調和）兩種聯繫，也凸顯了由互相「聯繫」而形成「統一」的整體結構。其中「同類相從的聯繫」，在《周易》裡，也頗值得注意。譬如它的八卦：

乾（乾上乾下）、坤（坤上坤下） 坎（坎上坎下）、離（離上離下）
震（震上震下）、艮（艮上艮下） 巽（巽上巽下）、兌（兌上兌下）

這是以乾與乾、坤與坤、坎與坎、離與離、震與震、艮與艮、巽與巽、兌與兌等的重迭而形成了「同類相從的聯繫」，亦即調和性的「二元對待」。除此之外，〈雜卦〉云：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眾也；同人，親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這是以「止」和「退」、「眾」和「親」、「寡」和「不處」、「不進」和「不親」、「女之終」和「女歸待男行」等的相類而形成「同類相從的聯繫」（調和）。關於這點，戴璉璋在《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中說：

依〈序卦傳〉，屯與蒙都是代表事物始生、幼稚時期的情況，〈雜卦傳〉作者用「見而不失其居」、「雜而著」來描述屯、蒙兩卦的特性，也都是就始生的事物而言。此外引大壯以下各卦的「止」和「退」、「眾」和「親」、「寡」和「不處」、「不進」和「不親」、「女之終」和「女歸待男行」，都是同類相從的聯繫。⁵

他把這種調和性的二元「聯繫」，說明得極清楚。

⁵ 同前註，頁 195。

而這兩種二元「聯繫」，無論「對比」或「調和」，在《老子》中也處處可見。先拿「異類相應的聯繫」(對比)而言，兩相對待者，如：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二二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穀；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二八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三六章)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三九章)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四一章)

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四六章)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五八章)

正言若反。(七八章)

如上所引，「美」(喜)與「惡」(怒)、「善」(是)與「不善」(非)、⁶「有」與「無」、「難」與「易」、「長」與「短」、「高」(上)與「下」、「前」與「後」、「曲」(偏)與「全」、「枉」(曲)與「直」、「窪」與「盈」、「敝」與「新」、「少」與「多」、「重」與「輕」、「靜」與「躁」、「雄」與「雌」、「白」與「黑」、「左」與「右」、「歛」與「張」、「弱」(柔)與「強」(剛)、「廢」與「興」、「奪」與「與」、「貴」與「賤」、「明」與「昧」、「進」與「退」、「夷」(平)與「類」(不平)、「巧」與「拙」、「辯」與「訥」、「寒」與「熱」、「禍」與「福」、「正」與「反」……等，都兩相對待，

⁶ 王弼注二章：「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得而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名數。」見《老子王弼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3。

藉由「運動」而「互相轉化」，而形成「異類相應的聯繫」（對比）。

次由「同類相從的聯繫」（調和）來看，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焉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二章）

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始民心不亂。（三章）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八章）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九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比取此。（十二章）

以上都是呈現「同類相從的聯繫」的例子，如一章的「常道」與「常名」，二章的「無為之事」與「不言之教」、「作焉」與「生焉」、「不辭」與「不有」與「不恃」與「弗居」，三章的「不上賢」與「不貴難得之貨」與「不見可欲」、「不爭」與「不為盜」與「心不亂」……等，皆以「同類相從」而聯繫在一起。此類例子，在《老子》一書裡，是不勝枚舉的。

一般而論，所謂「調和」，是對應於「陰」或「柔」來說的；而所謂「對比」，是對應於「陽」或「剛」而言的。⁷如說得徹底一點，即一切「調和」與「對比」，都是由於陰（柔）陽（剛）相對、相交、相和的結果。《易傳》云：

一陰一陽之謂道。（〈繫辭上〉）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繫辭下〉）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繫辭上〉）

⁷ 歐陽周、顧建華、宋凡聖等：《美學新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1。
又，仇小屏：《古典詩詞時空設計美學》（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頁332。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繫辭上〉）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繫辭下〉）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繫辭下〉）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繫辭上〉）

《周易》（含《易傳》）的作者，就在前人「有象而無象」、「無象而有象」之努力基礎下，終於確認陰陽乃一切變化，形成多樣對待之根源。就拿八卦與由八卦重迭而成的六十四卦來說，即全由陰陽二爻所構成，以象徵並概括宇宙人生的各種變化，〈說卦〉說的「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就是這個意思。他以爲宇宙之源，就在這種陰陽的相對、相交、相和之作用下，變而通之，通而久之，於是創造了天地萬物（含人類），達於「統一」（和諧）的境地。⁸而這種「統一」（和諧），可說是陰陽（剛柔）之統一，是陰陽（剛柔）相濟的，如以上引的天地（乾坤）、晝夜、高低、男女、尊卑、進退、貴賤、動靜而言，天（乾）、晝、高、男、尊、進、貴、動等爲剛，地（坤）、夜、低、女、卑、退、賤、靜等爲柔，它們是相應地相對而爲一的。

而《老子》直接談到「陰陽」或「剛柔」的地方雖不多，卻有幾處是值得注意的：

萬物負陰而抱陽。（四二章）

柔弱勝剛強。（三六章）

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章）

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六章）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七六章）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八章）

⁸ 陳望衡：「《周易》中的陰陽理論強調的不是相反事物的對立，而是相反事務的相交、相和。……因此，陰陽相交、相合的規律就是創造的規律。」見《中國古典美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82。

老子談到陰陽的，僅一見，在此，他雖然只落到「萬物」（多）上來說，卻該推源到「一生二」以尋其根。而談到「剛柔」的，則往往牽「強」牽「弱」，也落到「多」（萬物）上加以發揮，但「剛」為「陽」、「柔」為「陰」，是同樣該歸根於「一生二」予以確認的；因為這是老子觀察自然現象（萬物）時，從現象（萬物）中所抽離出來的二元對待之基本範疇；而所謂「弱者，道之用」，是以「道」（無）為「體」，而以「弱上剛下」（「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針對著「有生於無」之「有」，來說其「用」的。⁹可見老子的「二」，就「求同」的觀點而言，與《周易》是彼此相容的。

這種陰陽之互相包孕，必趨於「統一」，而此「統一」，好像只能容許陰陽各半以相濟，達於絕對「陰陽各半」的地步，但是天地之運，一刻不息，以致剛柔（陰陽）隨時都在互相滲透，互相轉化之中，所謂「陽卦多陰，陰卦多陽」（《繫辭下》），這樣往往就產生「陽中寓陰」（偏陽）或「陰中寓陽」（偏陰）的「小統一」情況；而「陽中寓陰」所造成的是「對比式統一」，「陰中寓陽」所造成的是「調和式統一」。¹⁰這樣的「統一」思想，不但對中國哲學有影響，就是對文學、美學，也影響極深遠。¹¹

先落到「修辭」來說，在傳統修辭藝術中，「辭格」是最重要的內容。王希杰指出「辭格學說的發展，大趨勢是辭格越來越多，辭格內部的分類越來越細。唐松波、黃建霖的《漢語修辭格大辭典》中，修辭格有 156 個之多，比喻就有 24 種之多。」¹²雖然如此，一般通論性質的著作，為便大眾易於認知或學習，卻力求簡要，如陳望道《修辭學發凡》只列出 38 種，¹³而黃慶萱《修辭學》又僅凸出 30 種而已，那就是：感歎、設問、摹寫、引用、析字、轉品、婉曲、夸飾、譬喻、借代、轉化、映襯、倒反、鑲嵌、類疊、對偶、排比、層遞、頂真、倒裝、仿擬、

⁹ 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及評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155。

¹⁰ 夏放：「『多樣的統一』包括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多種非對立因素相互聯繫的統一，形成一種不太顯著的變化，謂之『調和式統一』；一種是各種對立因素之間的相反相成，造成和諧，形成『對立式統一』。」見《美學——苦惱的追求》（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8 年），頁 108。

¹¹ 陳望衡：《中國古典美學史》，頁 186-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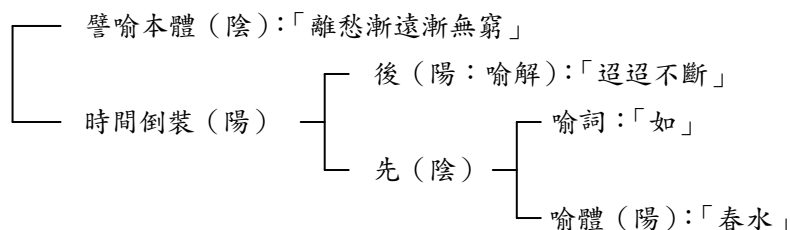
¹² 王希杰：《修辭學通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414。

¹³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香港：大光出版社，1961 年），頁 1-286。

藏詞、飛白、雙關、象徵、示現、呼告、回文、錯綜、跳脫等。¹⁴這些修辭方式，都以「陰陽二元」(對比、調和)為基礎，「現實美、醜」(原型)與「藝術美」(變型)¹⁵即形成「陰陽二元」(對比、調和)，而且有不少辭格，如「設問」之問與答、「摹寫」之視覺與聽覺、「引用」(用典)之時間三相(過去、現在、未來)，「譬喻」之本體與喻體、「轉化」之人與物、「映襯」與「倒反」之正與反或先與後、「對偶」之兩聯或多聯、「排比」與「層遞」之兩層或多層，都又涉及層次邏輯；修辭的邏輯性，由此可見。如歐陽脩〈踏莎行〉詞：

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

作者在此，即景抒情，拈出一篇主旨「離愁」，而又將此漸「迢迢」而遠而無窮的心覺，譬作不斷的「春水」，以「無窮」、「不斷」為「喻解」(喻旨)，使情景交融，增強了它的感染力。這種呈現可用如下結構簡圖來表示：



圖中譬喻之「本體」(陰)與「喻體」(陽)、倒裝之「先」(陰)與「後」(陽)，都以調和性的「陰陽二元」相對待而形成，此詞就由此承前啓後，聯貫成篇。

再落到「章法」來說，到目前所能掌握之章法，將近四十種，那就是：今昔、久暫、遠近、內外、左右、高低、大小、視角轉換、知覺轉換、時空交錯、狀態變化、本末、淺深、因果、眾寡、並列、情景、論敘、泛具、虛實(時間、空間、假設與事實、虛構與真實)、凡目、詳略、賓主、正反、立破、抑揚、問答、平側

¹⁴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2002年)，頁1-920。

¹⁵ 柳正昌論「藝術與美的關係」說：「藝術創作除了要將現實美轉化成藝術美，將現實醜轉化成藝術美以外，還包括將現實中非醜亦非美的東西，轉化成藝術美。總之，藝術的內容雖不都是美的，卻都是審美化了的。」見張涵主編：《美學大觀》(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61。

(平提側注)、縱收、張弛、插補、¹⁶偏全、點染、天(自然)人(人事)、圖底、敲擊¹⁷等，而「無論是那一種章法，都可以由局部的『調和』與『對比』，形成銜接或呼應，而達到聯貫的效果。在三十幾種章法中，大致說來，除了貴與賤、親與疏、正與反、抑與揚、立與破、眾與寡、詳與略、張與弛……等，比較容易形成『對比』外，其他的，如今與昔、遠與近、大與小、高與低、淺與深、賓與主、虛與實、平與側、凡與目、縱與收、因與果……等，都極易形成『調和』的關係。」¹⁸一般說來，辭章裡全篇純然形成「對比」者較少，而在「對比」(主)中含有「調和」(輔)者則較常見；至於全篇純然形成「調和」者則較多；而在「調和」(主)中含有「對比」(輔)者，則較少見；這種情形，尤以古典詩詞為然。不過，無論怎樣，都可以收到前後呼應、聯貫為一的效果。¹⁹如無名氏的〈子夜歌〉：

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暮還西。

這首詩旨在寫怨情，它首先從正面寫，將自己(思婦)的感情譬作「北辰星」；然後由反面寫，將對方的歡行比為「白日」。如此作成「不變」(正)與「變」(反)的強烈對比，以表出強烈怨情。²⁰可見此詩主要以正反形成對比，而使前後文聯貫在一起。附結構分析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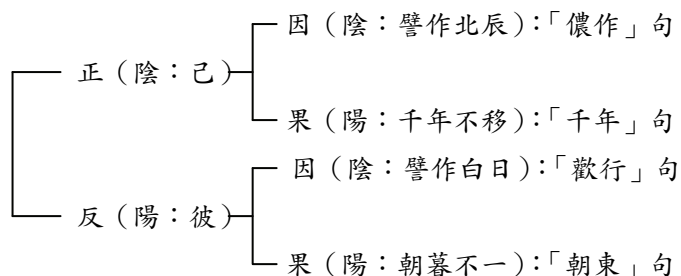
¹⁶ 以上章法，見陳滿銘：〈談辭章章法的主要內容〉，《章法學新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頁319-360。及仇小屏：《篇章結構類型論》上、下(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頁1-620。

¹⁷ 以上五種章法，見陳滿銘：〈論幾種特殊的章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31期(2002年6月)，頁175-204。

¹⁸ 陳滿銘：〈章法四律與邏輯思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34期(2003年12月)，頁87-118。

¹⁹ 除此效果外，「對比」與「調和」還可以影響一篇辭章之風格，通常「對比」會使文章趨於陽剛，而「調和」則會使文章趨於陰柔。見仇小屏：《古典詩詞時空設計美學》，頁323-331。

²⁰ 此為南朝民歌，有樂秀拔、裴曼群之評析，見賀新輝主編：《古詩鑑賞辭典》(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年)，頁1126。



此詩含兩層、三個結構，都以「陰陽二元」相對待而形成。其中「因（陰）果（陽）」兩層屬於「調和」性、「正（陰）反（陽）」一層屬於「對比」性。其實，「調和」與「對比」兩者，並非永遠都如此，而固定不變。所謂的「調和」，在某個層面來看，指的乃是「對比」前的一種「統一」；而所謂的「對比」，或稱「對立」，如著眼於進一層面，則形成的又是「調和」或「統一」的狀態；兩者可說是一再互動、循環，而形成「螺旋結構」的。

可見「陰陽二元」（含調合與對比）是形成「修辭」與「章法」結構之基礎，因此此一方法論原則，在整個方法論系統中，係屬於「基礎」的地位。

三、移位、轉位、包孕

「移位」、「轉位」與「包孕」是使事物變化的主要因素。它們與陰陽之互動有關，可對應於哲學，在古代的哲學典籍裡，找到它們的動力來源。²¹

（一）關於移位

就「移位」來看，陰陽兩種動力是在對待往來中起伏消息、迭相推蕩而產生「移位」的。因為事物之發展是統一物分裂為兩相對待，而相互作用的過程，而此對待面的相互作用，在《周易》的《易傳》中以相互推移（剛柔相推）、相互摩擦（剛柔相摩）、與相互衝擊（八卦相蕩）等各種表現形式，²²為順向移位與逆向移位，提出了最精微的論證。

²¹ 以下「移位」、「轉位」之論述，參見黃淑貞：〈《周易》「移位」、「轉位」論〉，《孔孟月刊》44卷5、6期（2006年2月），頁4-14。

²²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二（臺北：藍燈文化公司，1991年），頁376。

而其中之〈乾〉、〈坤〉兩卦，作為天地陰陽的對待、統一體，以六爻的變化，反映這個對待、統一體的發展過程。從〈乾〉、〈坤〉這個對待面，通過六爻的發展變化，研究運動變化的開展，²³可以揭示出陰陽如何向對待面轉化與推移。以〈乾卦〉六爻的變化為例：

初九，潛龍勿用。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象〉曰：或躍在淵，進無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上九，亢龍有悔。

〈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周易》講爻的變化，常依爻在卦中的「位」來解釋。位，是空間，有上下，有內外，有陰陽。爻位由下而上，依序排列，而有初、二、三、四、五、上等不同稱謂。它是一個發展的序列，每一個位，即代表事物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因此，爻位的變換可以導致卦的變化，爻位的升降也同時象徵著事物的發展。²⁴因此，「卦象」含蘊著一個上升的發展過程與「物極必反」的思想。

故〈乾卦〉，由初九的「潛龍，勿用」，移向九二的「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移向九三的「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再移向九四的「或躍在淵，無咎」，復移向九五的「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形成一連串的順向移位。上九，則因已到達了極限、頂點，會由吉變凶，漸次形成逆向移位，開始向對待面轉化，

²³ 徐志銳：《周易陰陽八卦說解》（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127-134。

²⁴ 戴璉璋以為在《象傳》中所見的「爻位」觀念，大致可區分為：上中下位、剛柔位、同位、反轉位、比鄰位、內外位等六種。見《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頁80-86。

造成另一種轉位，故說是「亢龍有悔」了。可見這種「移位」有順、逆兩種，如配合陰陽之屬性²⁵來看，即：

順向：

陰

 \longrightarrow

陽

逆向：

陽

 \longrightarrow

陰

而六爻之所以能夠用以模擬事物的運動變化，是因「六位」能體現「道」的陰陽對待、統一之規律性。而此「六位」原則一確立，整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基本規律全都可加以反映，故〈說卦傳〉將其概括為「分陰分陽」，「六位而成章」，正因「六位」體現著哲學原理。「六爻」體現著事物在一定規律支配下的發展運動過程，從時間性上可畫分為潛在的與暴露出來兩大階段，以一卦的卦象去體現，它的運動變化即可以清楚地瞭解而加以掌握。²⁶因此，內外卦之間可以相互往來升降，六個爻畫之間也可以相互往來升降；通過這種往來升降的相互作用，就產生了種種的變化和運動，就產生了一連串的順向移位與逆向移位。這種「移位」全離不開「陰陽」之作用。

《周易》哲學發展了一個開放的序列，這一序列不僅體現在〈乾〉、〈坤〉兩卦裡，更在其他為六十二卦發其通例。因此，不僅每一卦中的六爻，由初→二→三→四→五→上，存有著「移位」現象。²⁷甚而，由〈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無妄〉→〈大畜〉→〈頤〉→〈大過〉→〈坎〉→〈離〉→〈鹹〉→〈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

²⁵ 陰（柔）陽（剛）之屬性，本、先為陰；末、後為陽。陳望衡：「剛柔也與許多成組相對立的事物性質相連屬，如動靜、進退、貴賤、高低……剛為動、為進、為貴、為高；柔為靜、為退、為賤、為低。」見《中國古典美學史》，頁184。

²⁶ 徐志銳：《周易陰陽八卦說解》，頁60-73。

²⁷ 白金銳：《〈周易〉「位移性格」哲學初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學術年刊》23期（2002年6月），頁7。

→〈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卦與卦之間，也因「移位」，而產生相反相生的有秩序的變化歷程。²⁸到了〈未濟〉，形成大反轉，則又是一個全新的變化歷程的開始。就這樣在陰陽兩種對待力量的「移位」作用下，使事物運動不息，變化不止；可見「移位」之普遍性。

落到「修辭」與「章法」來說，移位性二元互動之主要作用在於由「修辭邏輯」、「章法結構」形成「秩序」，亦即造成將材料依時間、空間或事理展演的順序加以適當安排之效果。而有些辭格與所有的章法，都可以依秩序原則，形成「順」與「逆」的兩式。

以「修辭」而言，舉較常見的幾種辭格來看，它們可就其先後順序，照理形成如下邏輯層次：

1. 設問格：「先問後答」、「先答後問」。
2. 摹寫格：「先視後聽」、「先聽後視」。
3. 引用格：「先昔後今」、「先今後昔」。
4. 譬喻格：「先體後喻」、「先喻後體」。
5. 轉化格：「先人後物」、「先物後人」。
6. 對襯格：「先正後反」、「先反後正」。

以「章法」而言，舉較常見的幾種章法來看，它們可就其先後順序，照理形成如下邏輯層次：

1. 虛實法：「先虛後實」、「先實後虛」。
2. 賓主法：「先賓後主」、「先主後賓」。
3. 正反法：「先正後反」、「先反後正」。
4. 立破法：「先立後破」、「先破後立」。
5. 因果法：「先因後果」、「先果後因」。
6. 凡目法：「先凡後目」、「先目後凡」。

而這種「移位」是形成「修辭邏輯」與「章法結構」趨於「秩序」之一個過

²⁸ 此六十四卦的卦序，乃是依〈序卦傳〉的順序。

程，因此此一方法論原則，在整個方法論系統中，乃居於「過程一（秩序）」的地位。

（二）關於轉位

就「轉位」來看，由於剛性質的力與柔性質的力相摩，陰陽相索，八卦相蕩，觸類以長，終至合成《周易》六十四卦物物對待、事事交感的旁通系統。²⁹如上文所提，作為天地陰陽對立統一體的〈乾〉、〈坤〉兩卦，以六爻的變化，反映一序列的變化發展過程，產生了位移的情形。若再按陰陽的兩個側面來看，〈乾〉主「統」，居於剛健主導的地位；〈坤〉主「承」，居於含容順從的地位。通過六爻運動變化的展開，又可以揭示出陰陽如何漸次向對待方轉化而互相「移位」、並形成「轉位」的歷程。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設六個爻位。唯有〈乾〉、〈坤〉二卦，於六爻之上，又特設「用九」、「用六」兩爻，用來論述陰陽向對立面互相轉位之理。如〈乾卦〉：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爻辭〉）〈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又如〈坤卦〉：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陽發展到上九，已成「亢龍」而「盈不可久」。只有發揮九變六的作用，³⁰才可「見群龍無首」。³¹因為數變，爻必變；爻變，卦亦變。六爻的六個九變成六個六，〈乾卦〉就變成了〈坤卦〉。與此同時，〈坤卦〉則變成了〈乾卦〉。因〈乾〉、〈坤〉互調其位，故〈乾卦〉「六龍」仍能繼續存在，故言「見群龍無首」。因此，「天德不可為首」，天道循環沒有終了之時。這即是九、六互變，陰陽對轉，〈乾〉、〈坤〉易位的內在思想邏輯關係。而且，乾陽就在由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

²⁹ 「旁通」，形成了異類相應，也形成「位移」。見曾春海：《儒家哲學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頁438。

³⁰ 徐志銳：《周易陰陽八卦說解》，第二章〈說解著〉一文，頁15-36。

³¹ 見，現也；首，終也。《象傳》解「見群龍無首」說：「天德不可為首也。」下文有關用九、用六的說明部分，大都參考徐志銳的說法。見《周易陰陽八卦說解》，頁127-138。

一序列的順向移位中，漸次向對立面轉化；然後九六互變，在整個變動歷程中，完成了「轉位」。於是陰陽對轉，乾坤易位，〈乾卦〉變成了〈坤卦〉。

再看〈坤卦〉的「用六」。六之大用，在於可變為九。〈坤卦〉六爻的六個六皆變為九，〈坤卦〉變成了〈乾卦〉，所以「利永貞」。由於〈乾〉、〈坤〉兩卦發展到上爻，〈乾〉為「亢龍」而「盈不可久」，〈坤〉又與「龍戰」而「其道窮」。因此，對立統一體既不正固又不能長久。唯有「用六」發揮六變九的作用，六、九互變，〈乾〉變〈坤〉，〈坤〉變〈乾〉，〈乾〉、〈坤〉易位，再重新組成一個對待統一體，才有利於正固而長久。所以〈象傳〉解釋「用六」爻辭：「『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以大終」，說的即是「〈坤卦〉之終終以乾」。唯有〈坤卦〉之「終終以乾」，才能「群龍無所終」；唯「群龍無所終」，才有利於對待、統一體的正固而長久。而在九、六互變，〈乾〉變〈坤〉，〈坤〉變〈乾〉，再重新組成了一個對待、統一體的變動歷程中，也漸次由順向移位轉為逆向移位，最後完成了〈乾〉、〈坤〉互「轉位」。

《周易》通過〈乾〉、〈坤〉二卦的六爻與用九、用六，論述了陰陽的對待轉化，揭示了萬事萬物的存在，其自身都有一個發生、發展、衰亡、與轉化的過程。此一事物的終結，也就是另一事物的開始、發展，而形成無限的變化。〈繫辭傳〉將這一無限變化概括為：「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這幾句話，正是《周易》陰陽變化學說的精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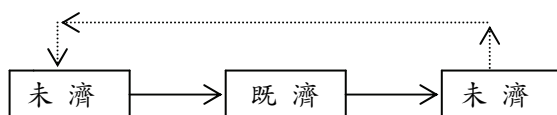
由於陰陽相易、生生而一，《周易》哲學發展了一個開放的序列。這一序列正體現在〈乾〉、〈坤〉兩卦的「用九」、「用六」上。因此，「用九」、「用六」並不局限於〈乾〉、〈坤〉兩卦，而是為六十四卦發其通例，³²然後每一卦位在九、六互變中，均可一一尋出因「移位」而造成「轉位」的變動歷程。

因此，勞思光在論「《易經》中的『宇宙秩序』觀念」時便指出：六十四重卦，以〈既濟〉、〈未濟〉二者為終，「既濟」是「完成」之意，「未濟」則指「未完成」。由〈乾〉、〈坤〉開始，描述宇宙生成運動過程，至〈既濟〉而止；然而，宇宙的生滅變化永不停止，故最後又加一〈未濟〉，以表宇宙變動過程本身的無窮盡。³³由〈乾〉、〈坤〉，而至〈既濟〉、〈未濟〉，〈序卦〉不但說明了由運動變化而形成秩序的無窮盡歷程，也表示了宇宙萬物由六十四卦的位位互移，運動變化到達極點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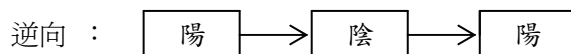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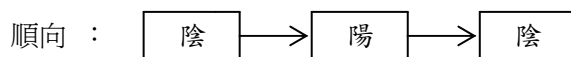
³² 徐志銳：《周易陰陽八卦說解》，頁 127-138。

³³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1984 年），頁 85-86。

即會形成大反轉，反本而回復其根，形成另一個循環系統。這一個大反轉，就是一個「大轉位」。這種「大轉位」可用下圖來表示：



這雖是就「大轉位」而言，但「小轉位」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就在這「循環系統」中，自然涵蘊著無限的陰陽之「轉位」如下圖：



這種「循環系統」，由陰陽剛柔的相摩相推，太儀而兩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再由六十四卦的位位互移、反轉，運動變化到達極點，形成大位移、大反轉，反本而回復其根，使萬物生生而無窮。因此，《周易》講「生生之德」的「生生」，即不絕之意，也深具新陳代謝之意。³⁴說明了陰陽變轉，宇宙萬物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移位」、「轉位」中，³⁵循環反復，永無止境。

落到「修辭」與「章法」來說，轉位性二元互動之主要作用是使「修辭邏輯」、「章法結構」形成「變化」，亦即可造成將材料改變其次序，予以參差安排之效果。一般而言，作者會將時間、空間或事理展演的自然過程加以改變，以呈現「參差見整齊」之美感。

以「修辭」而言，同樣以上舉六種常見修辭格來看，照理可形成如下邏輯層次：

1. 設問格：「問、答、問」、「答、問、答」。
2. 摹寫格：「視、聽、視」、「聽、視、聽」。
3. 引用格：「昔、今、昔」、「今、昔、今」。

³⁴ 楊政河：《中國哲學之精髓與創化》（臺北：文津出版社，1982年），頁157。

³⁵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二（臺北：學生書局，1976年），頁335。

4. 譬喻格：「體、喻、體」、「喻、體、喻」。
5. 轉化格：「人、物、人」、「物、人、物」。
6. 對襯格：「正、反、正」、「反、正、反」。

以「章法」而言，也同樣以上舉六種常見章法來看，可形成如下邏輯結構：

1. 虛實法：「虛、實、虛」、「實、虛、實」。
2. 賓主法：「賓、主、賓」、「主、賓、主」。
3. 正反法：「正、反、正」、「反、正、反」。
4. 立破法：「立、破、立」、「破、立、破」。
5. 凡目法：「凡、目、凡」、「目、凡、目」。
6. 因果法：「因、果、因」、「果、因、果」。

而這種「轉位」是形成「修辭邏輯」與「章法結構」趨於「變化」之一個過程，因此此一方法論原則，在整個方法論系統中，是居於「過程二（變化）」的地位。

（三）關於包孕

就「包孕」來看，經由上述，可知所謂的「二」，即「兩儀」，也就是「陰陽」。而此「陰陽」，不僅是互相對待，而且是互相含融、互相統一的。《老子》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就是這個意思。而在《周易》六十四卦中，除「乾」、「坤」兩卦，一為陽之元，一為陰之元外，其他的六十二卦，全是陰陽互相對待而含融而統一的。《周易·繫辭下》說：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清焦循注云：

陽卦之中多陰，則陰卦之中多陽。兩相孚合，多益寡之義也。如〈萃〉陽卦也，而有四陰，是陰多於陽，則以〈大畜〉孚之。〈大有〉陰卦也，而有五陽，是陽多於陰，則以〈比〉孚之。設陽卦多陽，則陰卦必多陰，以旁通之；如〈姤〉與〈復〉、〈遯〉與〈臨〉是也。聖人之辭，每舉一隅

而已。……奇偶指五，奇在五則為陽卦，宜變通於陰；偶在五則為陰卦，宜進為陽。³⁶

可見《周易》六十四卦，有陽卦與陰卦之分，而要分辨陽卦與陰卦，照焦循的意思，是要看「奇在五」或「偶在五」來決定，意即每卦以第五爻分陰陽，如是陽爻則為陽卦，如為陰爻則是陰卦。³⁷用這種分法，《周易》六十四卦剛好陰陽個半，屬於陽卦的是：

乾（下乾上乾）	屯（下震上坎）	需（下乾上坎）	訟（下坎上乾）
比（下坤上坎）	小畜（下乾上巽）	履（下兌上乾）	否（下坤上乾）
同人（下離上乾）	隨（下震上兌）	觀（下坤上巽）	无妄（下震上乾）
大過（下巽上兌）	習（下坎上坎）	咸（下艮上兌）	遯（下艮上乾）
家人（下離上巽）	蹇（下艮上坎）	益（下震上巽）	夬（下乾上兌）
姤（下巽上乾）	萃（下坤上兌）	困（下坎上兌）	井（下巽上坎）
革（下離上兌）	漸（下艮上巽）	巽（下巽上巽）	兌（下兌上兌）
渙（下坎上巽）	節（下兌上坎）	中孚（下兌上巽）	既濟（下離上坎）

在此三十二卦中，除〈乾〉卦是「全陽」外，屬「多陰」而形成「陽中陰」的包孕式結構的，有六卦，即：

〈屯〉、〈比〉、〈觀〉、〈習〉、〈蹇〉、〈萃〉。

屬「多陽」而形成「陽中陽」的包孕式結構的，有十五卦，即：

〈需〉、〈訟〉、〈小畜〉、〈履〉、〈同人〉、〈无妄〉、〈大過〉、
〈遯〉、〈家人〉、〈夬〉、〈姤〉、〈革〉、〈巽〉、〈兌〉、〈中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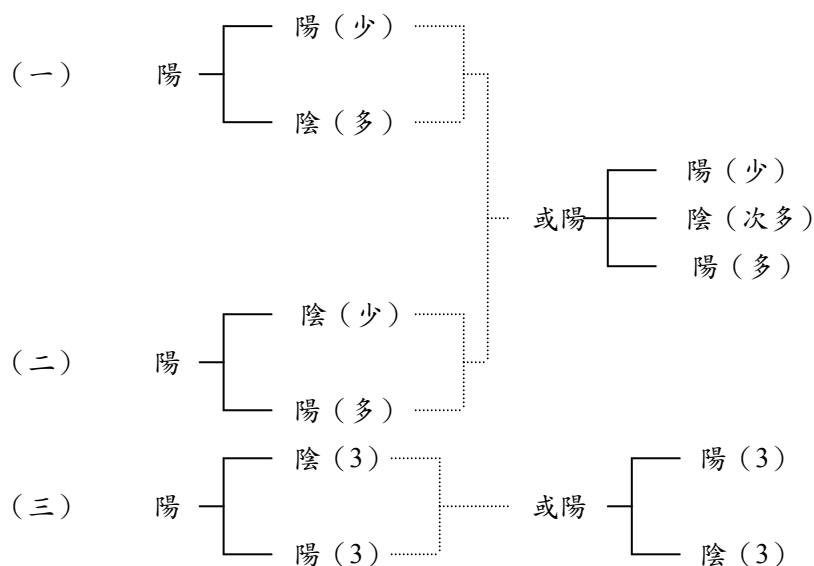
³⁶ 陳居淵：《易章句導讀》（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頁209。

³⁷ 陽卦與陰卦之分，或以為要看每一卦之爻畫線段的總數來決定，如為奇數屬陽，如是偶數則為陰。見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536。

屬「陰陽多寡相當」而形成「並列」關係的包孕式結構的，有十卦，即：

〈否〉、〈隨〉、〈咸〉、〈益〉、〈困〉、〈井〉、〈漸〉、〈渙〉、
 〈節〉、〈既濟〉。

據此，可依序用下圖來表示三種不同的包孕式結構：



其中(一)、(二)兩種，除與(三)一樣各可形成「移位」結構外，又可合而形成「轉位」結構。屬於陰卦的是：

坤(坤下坤上)	蒙(下坎上艮)	師(下坎上坤)	泰(下乾上坤)
大有(下乾上離)	謙(下艮上坤)	豫(下坤上震)	蠱(下巽上艮)
臨(下兌上坤)	噬嗑(下震上離)	賁(下離上艮)	剝(下坤上艮)
復(下震上坤)	大畜(下乾上艮)	頤(下震上艮)	離(下離上離)
恆(下巽上震)	大壯(下乾上震)	晉(下坤上離)	明夷(下離上坤)
睽(下兌上離)	解(下坎上震)	損(下兌上艮)	升(下巽上坤)
鼎(下巽上離)	震(下震上震)	艮(下艮上艮)	歸妹(下兌上震)
豐(下離上震)	旅(下艮上離)	小過(下艮上震)	未濟(下坎上離)

在此三十二卦中，除〈坤〉卦是「全陰」外，屬「多陰」而形成「陰中陰」的包孕式結構的，有十五卦，即：

〈蒙〉、〈師〉、〈謙〉、〈豫〉、〈臨〉、〈剝〉、〈復〉、〈頤〉、
 〈晉〉、〈明夷〉、〈解〉、〈升〉、〈震〉、〈艮〉、〈小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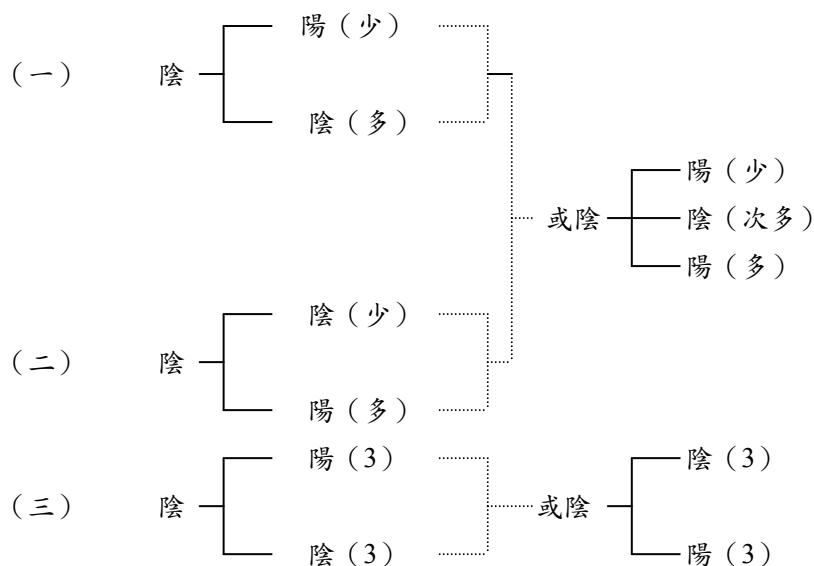
屬「多陽」而形成「陰中陽」的包孕式結構的，有六卦，即：

〈大有〉、〈大畜〉、〈離〉、〈大壯〉、〈睽〉、〈鼎〉。

屬「陰陽多寡相當」而形成「並列」關係的包孕式結構的，有十卦，即：

〈泰〉、〈蠱〉、〈噬嗑〉、〈賁〉、〈恆〉、〈損〉、〈歸妹〉、〈豐〉、
 〈旅〉、〈未濟〉。

據此，可依序用下圖來表示三種不同的包孕式結構：



其中(一)、(二)兩種，除與(三)一樣各可形成「移位」結構外，又可合而形

成「轉位」結構。

而這些「陽卦」與「陰卦」，是可兩兩相對待，而「桴多益寡」或「旁通」，以達於統一的。它們是：

乾和坤	屯和鼎	蒙和革	需和晉	訟和明夷
師和同人	比和大有	小畜和豫	履和謙	泰和否
隨和蠱	臨和遯	觀和大壯	噬嗑和井	賁和困
剝和夬	復和姤	无妄和升	大畜和萃	頤和大過
習和離	咸和損	恆和益	家人和解	睽和蹇
震和巽	艮和兌	漸和歸妹	豐和渙	旅和節
中孚和小過	既濟和未濟			

落到「修辭」與「章法」來說，包孕性二元互動之主要作用是使「修辭邏輯」與「章法結構」之上下層以至於整體都形成「聯貫」。而在此包孕性結構中，係陽剛屬性的有兩種類型：「陽中陽」與「陽中陰」。而陰柔屬性的也有兩種類型：「陰中陰」與「陰中陽」。這些類型，照理可以出現在同一「辭格」與「章法」，如修辭「譬喻格」的「主體（陰）／主體（陰）或喻體（陽）」，如章法「因果法」的「果（陽）／因（陰）或果（陽）」，這種情況較少；也可以出現在不同「辭格」與「章法」，如修辭譬喻格與引用格的「喻體（陰）／引用（陽）或反襯（陰）」，如章法「因果法」與「正反法」的「果（陽）／正（陰）或反（陽）」這種情況較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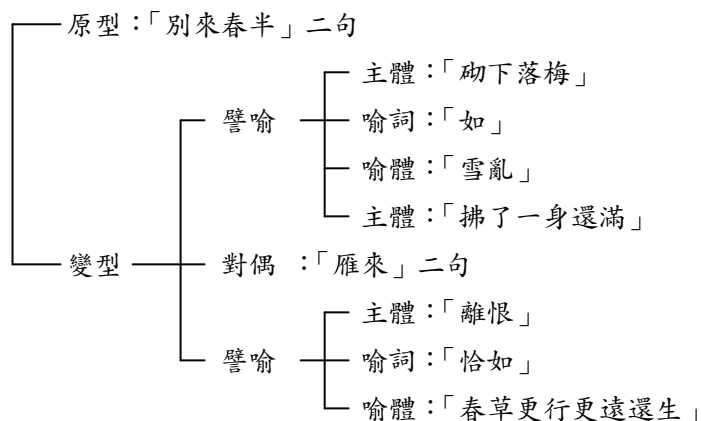
而這種「包孕」是形成「修辭邏輯」與「章法結構」趨於「聯貫（上下層）」之一個過程，此一方法論原則，在整個方法論系統中，為居於「過程三（聯貫：上下層）」的地位。

針對這種「移位」、「轉位」與「包孕」在「修辭」與「章法」上之呈現，試各舉一例加以說明，以見一斑。在「修辭」上的呈現，如李煜〈清平樂〉詞：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 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此詞寫「離恨」，首先在開篇二句作一總括，揭明「腸斷」，以領出篇末之「離恨」；屬於未藝術化之「原型」。其次以「砌下」兩句，寫「觸目」所見之頭一樣景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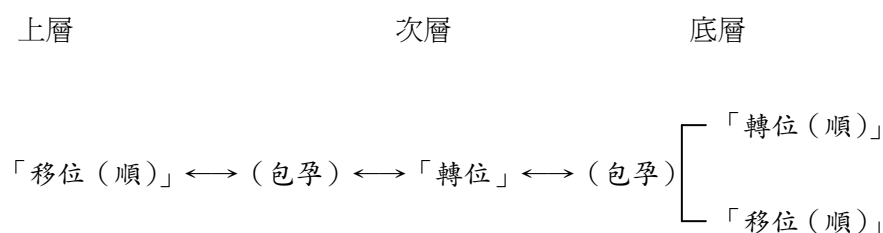
將「拂了一身還滿」的落梅譬作「雪亂」；此為藝術化的「變型」之一。而梅之落，既可藉以表示作者憐惜哀傷之情，又可由「梅」來象徵離恨。王兆鵬在《詞林觀止》(上)則說：「『亂』字，極巧妙，表層寫風吹落梅的迷濛狀態，暗寫主體內心的迷亂不安。」³⁸又其次以「雁來」兩句，藉「觸目」所見之「雁來」、「路遙」等另樣景物，來寫「音信無憑」、「歸夢難成」的離恨。在這裡從寬處說，是用了「對仗」的修辭技巧；若嚴格來看，則屬於「排比」，此為藝術化的「變型」之二。末了以結尾二句，藉「觸目」所見春日最後一樣草景來加強離恨，並以譬喻的方式將景和情融合為一；此為藝術化的「變型」之三。唐杜牧〈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詩說：「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李煜此詞該是由此化出。其實，由於草逢春而漫生無際，時時入人眼目，是可襯出離恨之多的，所以自來辭章家都喜歡用草來具寫別情，如《楚辭·招隱士》說：「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如盧綸〈送李端〉詩說：「故園衰草遍，離別正堪愁」，而這裡所謂的「離恨」，乃承篇首的「愁腸斷」來寫，為一篇主旨之所在。這種主旨，因為有許多「觸目」所及的景物加以譬喻、排比，使得它的感染力特別強烈。據此，其整體結構可用下圖來表示：



從整體之修辭藝術來著眼，可分三層：上層之「先原型後變型」與底層之「先主體後喻體」為「移位」邏輯，次層之「譬喻、對偶、譬喻」與「主體、喻體、主

³⁸ 此詞及其析評，見陳邦炎主編：《詞林觀止》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23。

體」為「轉位」，而由上層包孕次層、次層包孕底層，統合為一篇的修辭邏輯，呈現其調和性「轉化」之藝術美。茲對應於「移位」、「轉位」與「包孕」，將其分層簡圖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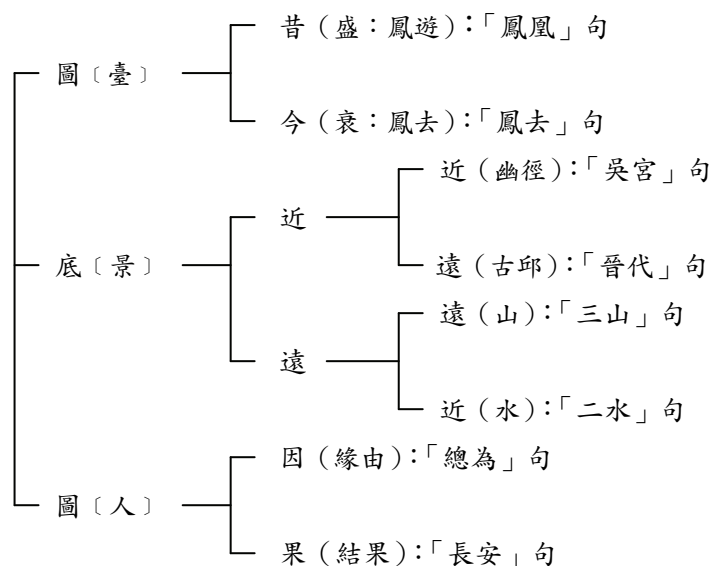
由此可看出在「修辭」上，由「秩序」（移位）、「變化」（轉位）與「聯貫」（包孕），以求「統一」，其歷程是十分清晰的。

在「章法」上的呈現，如李白〈登金陵鳳凰臺〉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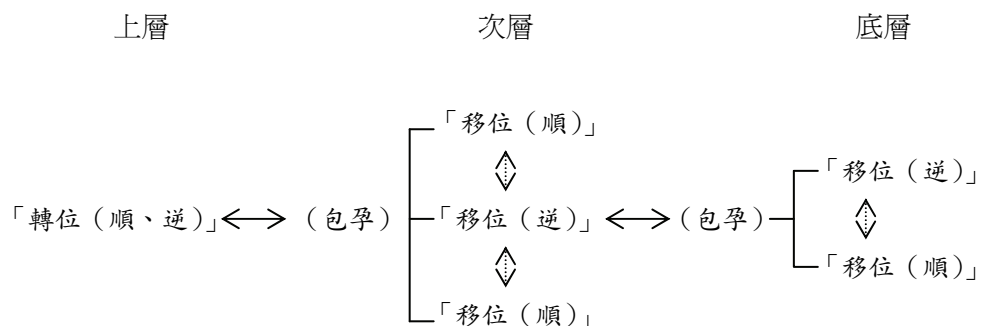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這首詩藉作者登臺之所見所感，以寫其身世之悲與家國之痛。³⁹它首先在起聯，扣緊「金陵鳳凰臺」，凸出登臨之地點，用「遊」與「去」寫其盛衰，以寓興亡之感；這是頭一個「圖」的部分，是以對比性結構來呈現的。接著在頷、頸兩聯，前以「吳宮」二句，就近寫今日所見「幽徑」與「古邱」之「衰」景，而用「吳宮花草」與「晉代衣冠」帶入昔日之「盛」況，形成強烈對比，以深化興亡之感，這又是以對比性結構來呈現；後以「三山」二句，將空間拓大，就遠寫今日所見「三山」與「二水」一直延伸到「長安」的山水勝景；這對上敘的「臺」或下敘的「人」（不見長安之作者）而言，均有烘托、襯映的作用，是「底」的部分，這是以調和性結構來呈現的。最後在尾聯，聚焦到自己身上，以「浮雲」之「蔽日」，譬眾邪臣之蔽賢，「長安」之「不見」，喻己之謫居在外，既為自己被排擠出京而憤懣，又為唐王朝將重蹈六朝覆轍而憂慮；這是後一個「圖」的部分，這又是以調和性結構來呈現的。附結構分析表：

³⁹ 此詩及袁行霽之分析，見《唐詩大觀》（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6年），頁329。



由上述可看出，作者此詩，經過「邏輯思維」，就「篇」而言，以「圖、底、圖」調和中有對比的轉位結構，形成其條理；就「章」而言，以「先昔後今」、「先近後遠」、「先遠後近」與「先因後果」等，融合對比性與調和性兩種移位結構，形成其條理。而且其中「順」和「逆」並用而產生變化的，除「圖、底、圖」外，還有中間兩聯所形成的「近、遠、近」，這又增加了對比的強度。如此一來，在對比、變化中就帶有調和、整齊，而在調和、整齊中又含有對比、變化，其「邏輯思維」之精細，是值得人讚賞的。茲對應於「移位」、「轉位」與「包孕」，將其分層簡圖表示如下：



由此可看出在「章法」上，由「秩序」(移位)、「變化」(轉位)與「聯貫」(包孕)，以求「統一」，其歷程是十分清晰的。

四、多二一(0)螺旋結構

古代的聖賢，探討宇宙萬物創生、含容的歷程，結果用「多 ↔ 二 ↔ (0)」的螺旋結構來呈現。大致說來，他們是先由「有象」(現象界)以探知「無象」(本體界)，逐漸形成「多 → 二 → 一(0)」的逆向結構；再由「無象」(本體界)以解釋「有象」(現象界)，逐漸形成「(0) → 二 → 多」的順向結構的。就這樣一順一逆，往復探求、驗證，久而久之，終於形成了他們圓融的宇宙人生觀。而這種宇宙人生觀，各家雖各有所見，但若只求其同而不其求異，則總括起來說，都可以從「(0) → 二 → 多」(順)與「多 → 二 → 一(0)」(逆)的互動、循環而提昇的螺旋關係⁴⁰上加以統合。茲以《周易》、《老子》為例，分別加以探討：

首先看《周易》，在《周易》的〈序卦傳〉裡，對這種「多 ↔ 二 ↔ 一(0)」螺旋結構形成之過程，就曾約略地加以交代，雖然它們或許「因卦之次，託以明義」，⁴¹但由於卦、爻，均為象徵之性質，乃一種概念性符號，即一般所說的「象」，象徵著宇宙人生之變化與各種物類、事類。就以《周易》(含《易傳》)而言，它的六十四卦，從其排列次序看，就粗具這種特點。⁴²而各種物類、事類在「變化」中，循「由天(天道)而人(人事)」來說，所呈現的是「(一)二、多」的結構，這可說是〈序卦傳〉上篇的主要內容；而循「由人(人事)而天(天道)」

⁴⁰ 凡「二元對待」之兩方，都會產生互動、循環而提昇的作用，而形成「多」、「二」、「一(0)」的螺旋結構。參見陳滿銘：〈論「多」、「二」、「一(0)」的螺旋結構——以《周易》與《老子》為考察重心〉，《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48卷1期(2003年7月)，頁1-20。而所謂「螺旋」，本用於教育課程之理論上，早在十七世紀，即由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思所提出，見《簡明國際教育百科全書》(北京：新華書局北京發行所，1991年)，頁611。又，相對於人文，科技界亦發現生命之「基因」和「DNA」等都呈現螺旋結構。參見約翰·格里賓著，方玉珍等譯：《雙螺旋探密——量子物理學與生命》(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71-318。

⁴¹ 戴璉璋：《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頁186-187。

⁴²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202。

來說，則所呈現的是「多、二（一）」的結構了，這可說是〈序卦傳〉下篇的主要內容。其中「（一）」指「太極」，「二」指「天地」或「陰陽」、「剛柔」，「多」指「萬物」（包括人事）。雖然「太極」（「道」）與「陰陽」（「剛柔」）等觀念與作用，在〈序卦傳〉裡，未明確指出，卻皆含蘊其中，不然「天地」失去了「太極」（「道」）與「陰陽」（「剛柔」）等作用，便不可能不斷地「生萬物」（包括人事）了。再看《易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周易·繫辭上》）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同上）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同上）

在這些話裡，《易傳》的作者用「易」、「道」或「太極」來統括「陰」（坤）與「陽」（乾），作為萬物生生不已的根源。而此根源，就其「生生」這一含意來說，即「易」，所以說「生生之謂易」；就其「初始」這一象數而言，是「太極」，所以《說文解字》於「一」篆下說「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⁴³就其「陰陽」這一原理來說，就是「道」，所以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分開來說是如此，若合起來看，則三者可融而為一。關於此點，馮友蘭分「宇宙」與「象數」加以說明云：

《易傳》中講的話有兩套：一套是講宇宙及其中的具體事物，另一套是講《易》自身的抽象的象數系統。〈繫辭傳上〉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個說法後來雖然成為新儒家的形上學、宇宙論的基礎，然而它說的並不是實際宇宙，而是《易》象的系統。可是照《易傳》的說法：「易與天地準」（同上），這些象和公式在宇宙中都有其準確的對應物。所以這兩套講法實際上可以互換。「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句話固然是講的宇宙，可是它可以與「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這句話互換。「道」等於「太極」，「陰」、「陽」相當於「兩儀」。〈繫辭傳下〉

⁴³ 黃慶萱：《周易縱橫談》（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33-34。

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繫辭傳上〉說：「生生之謂易。」這又是兩套說法。前者指宇宙，後者指易。可是兩者又是同時可以互換的。⁴⁴

他從實（宇宙）虛（象數）之對應來解釋，很能凸顯《周易》這本書的特色。這樣，其順向歷程就可用「一 → 二 → 多」的結構來呈現，其中「一」指「太極」、「道」、「易」，「二」指「陰陽」、「乾坤」（天地），「多」指「萬物」（含人事）。如果對應於〈序卦傳〉由天而人、由人而天，亦即「既濟」而「未濟」之的循環來看，則此「一 → 二 → 多」，就可以緊密地和逆向歷程之「多 → 二 → 一」接軌，形成其螺旋結構。⁴⁵

就這樣，《周易》先由爻與爻的「相生相反」的變化，⁴⁶以形成小循環；再擴及這種變化到卦，由卦與卦「相生相反」的變化，以形成大循環。而大、小循環又互動、循環不已，形成層層上升之螺旋結構。關於這點，黃慶萱說：

《周易》的周，……有周流的意思。《周易》每卦六爻，始於初，分於二，通於三，革於四，盛於五，終於上。代表事物的小周流。再看六十四卦，始於〈乾卦〉的行健自強；到了六十三卦的〈既濟〉，形成了一個和諧安定的局面；接著的卻是〈未濟〉，代表終而復始，必須作再一次的行健自強。物質的構成，時間的演進，人士的努力，總循著一定的周期而流動前進，於是生命進化了，文明日益發展。⁴⁷

所謂「周流」、「終而復始」、「周期而流動前進」，說的就是《周易》變化不已的螺旋式結構。而這種結構，如對應於「三易」（《易緯·乾鑿度》）而言，則「多」說的是「變易」、「二」說的是「簡易」，而「一」說的是「不易」。因此「三易」不但可概括《周易》之內容與特色，也可以呈現「多 ↔ 二 ↔ 一」螺旋結構。

⁴⁴ 《馮友蘭選集》上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86。

⁴⁵ 陳滿銘：〈論「多」、「二」、「一（0）」的螺旋結構——以《周易》與《老子》為考察重心〉，頁1-20。

⁴⁶ 勞思光：「爻辭論各爻之吉凶時，常有『物極必反』的觀念。具體地說，即是卦象吉者，最後一爻多半反而不吉；卦象凶者，最後一爻有時反而吉。」見《新編中國哲學史》一，頁85-86。

⁴⁷ 黃慶萱：《周易縱橫談》，頁236。

然後看《老子》，這種螺旋結構，在《老子》一書中，不但可以找到，而且更完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一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凡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又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一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二五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二八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无。（四十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四二章）

從上引各章裡，不難看出老子這種由「无（無）」而「有」而「无（無）」的主張。所謂「道可道非常道」、「道之為物，惟恍惟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有生於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等，都是就「由无（無）而有」的順向過程來說的。而所謂「反者道之動」、「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樸」，是就「有」而「无（無）」的逆向過程來說的。而這個「道」，乃「創生宇宙萬物的一種基本動力」，如就本末整體而言，是「无」（無）與「有」的統一體；如單就「本」（根源）而言，則因為它「不可得聞見」（《韓非子·解老》），「所以老子用一個『無（无）』字來作為他所說的道的特性」。⁴⁸而「由无（無）而有」，所說的就是「由一而多」之宇宙萬物創生的過程，所以宗白華說：

⁴⁸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329。

道的作用是自然的動力、母力，非人為的，非有目的及意志的。「萬物生於有，有生於无」這個素樸混沌一團的道體，運轉不已，化分而成萬有。故曰：「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三四章）「周行而不殆。」（二五章）「反者道之動。」（四十章）「樸，則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二八章）道體化分而成萬有的過程是由一而多，由无形而有形。⁴⁹

而徐復觀也說：

宇宙萬物創生的過程，乃表明道由無形無質以落向有形有質的過程。但道是全，是一。道的創生，應當是由全而分，由一而多的過程。⁵⁰

如就「有」而「无（無）」，亦即「多而一」來看，老子在此是以「反」作橋樑加以說明的。而這個「反」，除了「相反」、「返回」之外，還有「循環」的意思。勞思光闡釋「反者道之用」說：

「動」即「運行」，「反」則包含循環交變之義。「反」即「道」之內容。就循環交變之義而言，「反」以狀「道」，故老子在《道德經》中再三說明「相反相成」與「每一事物或性質皆可變至其反面」之理。⁵¹

而姜國柱也說：

「道」的運動是周行不殆，循環往復的圓圈運動。運動的最終結果是返回其根：「復歸其根」、「復歸於樸」。這裡所說的「根」、「樸」都是指「道」而言。「道」產生、變化成萬物，萬物經過周而復始的循環運動，又返回、復歸於「道」。老子的這個思想帶有循環論的色彩。⁵²

這強調的是「循環」，乃結合「相反」之義來加以說明的。

⁴⁹ 林同華主編：《宗白華全集》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810。

⁵⁰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337。

⁵¹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頁240。

⁵² 姜國柱：《中國歷代思想史·壹、先秦卷》（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頁63。

如此「相反相成」、循環不已，說的就是「變化」，而「變化」的結果，就是「返回」至「道」的本身，這是變化中有秩序、秩序中有變化之一個循環歷程。

這樣，結合《周易》和《老子》來看，它們所主張的「道」，如僅著眼於其「同」，則它們主要透過「相反相成」、「返本復初」而循環不已的作用，不但將「一 → 多」的順向歷程與「多 → 一」的逆向歷程前後銜接起來，更使它們層層推展，循環不已，而形成螺旋式結構，以呈現宇宙創生、含容萬物之原始規律。

就在這「由一而多」(順)、「多而一」(逆)的過程中，是有「二」介於中間，以產生承「一」啓「多」的作用的。而這個「二」，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等句來看，該就是「一生二，二生三」的「二」。雖然對這個「二」，歷代學者有不同的說法，大致說來，有認為只是「數字」而無特殊意思的，如蔣錫昌、任繼愈等便是；有認為是「天地」的，如奚侗、高亨等便是，有認為是「陰陽」的，如河上公、吳澄、朱謙之、大田晴軒等便是。其中以最後一種說法，似較合於原意，因為老子既說「萬物負陰而抱陽」，看來指的雖僅僅是「萬物的屬性」，但萬物既有此屬性，則所謂有其「委」(末)就有其「源」(本)，作為創生源頭之「一」或「道」，也該有此屬性才對，所差的只是，老子沒有明確說出而已。所以陳鼓應解釋「道生一」章說：

本章為老子宇宙生成論。這裡所說的「一」、「二」、「三」乃是指「道」創生萬物時的活動歷程。「混而為一」的「道」，對於雜多的現象來說，它是獨立無偶，絕對對待的，老子用「一」來形容「道」向下落實一層的未分狀態。渾淪不分的「道」，實已稟賦陰陽兩氣；《易經》所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二」就是指「道」所稟賦的陰陽兩氣，而這陰陽兩氣便是構成萬物最基本的原質。「道」再向下落漸趨於分化，則陰陽兩氣的活動亦漸趨於頻繁。「三」應是指陰陽兩氣互相激盪而形成的均適狀態，每個新的和諧體就在這種狀態中產生出來。⁵³

而黃釗也說：

⁵³ 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頁 106。

愚意以為「一」指元氣（從朱謙之說），「二」指陰陽二氣（從大田晴軒說），「三」即「叁」，「參」也。若木《薊下漫筆》「陰陽三合」為「陰陽參合」。「三生萬物」即陰陽二氣參合產生萬物。⁵⁴

他們對「一」與「三」（多）的說法雖有一些不同，但都以為「二」是指「陰陽二（兩）氣」。而這種「陰陽二氣」的說法，其實也照樣可包含「天地」在內，因為「天」為「乾」為「陽」，而「地」則為「坤」為「陰」；所不同的，「天地」說的是偏於時空之形式，用於持載萬物；⁵⁵而「陰陽」指的則是偏於「二氣之良能」（朱熹《中庸章句》），用於創生萬物。這樣看來，老子的「一」該等同於《易傳》之「太極」、「二」該等同於《易傳》之「兩儀」（陰陽），因此所呈現的，和《周易》（含《易傳》）一樣，是「一 → 二 → 多」與「多 → 二 → 一」之原始結構。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一）即使這「一」、「二」、「多」之內容，和《周易》（含《易傳》）有所不同，也無損於這種結構的存在。（二）「道生一」的「道」，既是「創生宇宙萬物的一種基本動力」，而它「本身又體現了無（无）」，⁵⁶那麼正如王弼所注「欲言無（无）耶，而物由以成；欲言有耶，而不見其形」，⁵⁷老子的「道」可以說是「无」，卻不等於實際之「無」（實零），⁵⁸而是「恍惚」的「无」（虛零），以指在「一」之前的「虛理」。⁵⁹這種「虛理」，如勉強以「數」來表示，則可以是「(0)」。這樣，順、逆向的結構，就可調整為「(0) → 二 → 多」（順）與「多 → 二 → 一(0)」（逆），以補《周易》（含《易傳》）之不足，這就使得宇宙萬物創生、含容的順、逆向歷程，更趨於完整而周延了；而方法原則之層次系統於焉

⁵⁴ 以上諸家之說與引證，見黃釗：《帛書老子校注析》（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頁231。

⁵⁵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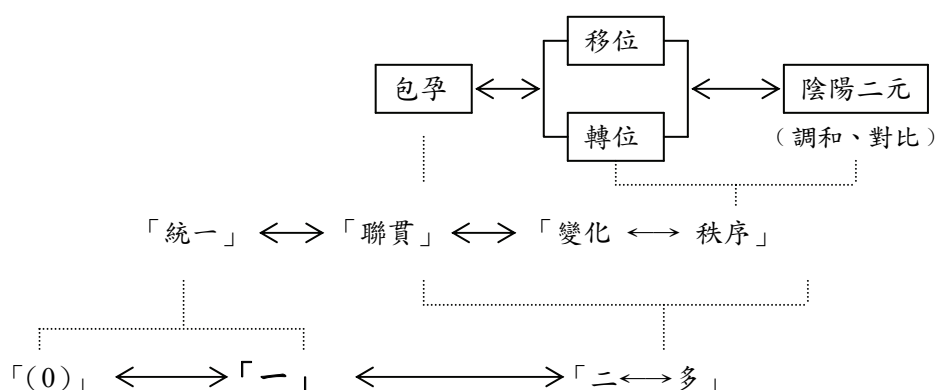
⁵⁶ 林啟彥：「『道』既是宇宙及自然的規律法則，『道』又是構成宇宙萬物的終極元素，『道』本身又體現了『無』。」見《中國學術思想史》（臺北：書林出版社，1999年），頁34。

⁵⁷ 《老子王弼注》，頁16。

⁵⁸ 馮友蘭：「謂道即是无。不過此『无』乃對於具體事物之『有』而言的，非即是零。道乃天地萬物所以生之總原理，豈可謂為等於零之『无』。」見《馮友蘭選集》上卷，頁84。

⁵⁹ 唐君毅：「所謂萬物之共同之理，可為實理，亦可為一虛理。然今此所謂第一義之共同之理之道，應指虛理，非指實理。所謂虛理之虛，乃表狀此理之自身，無單獨之存在性，雖為事物之所依循、所表現，或所是所然，而並不可視同於一存在的實體。」見《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香港：人生出版社，1966年），頁350-351。

完成，可表示如下簡圖：



這樣落到「修辭」與「章法」來說，「多 ↔ 二 ↔ 一(0)」螺旋在「修辭邏輯」與「章法結構」中之作用，最重要的就是「統一」，屬於「綜合思維」，與前此之「秩序」(移位)、「變化」(轉位)、「包孕」(聯貫)之側重於「分析思維」者不同。而以「多 ↔ 二 ↔ 一(0)」來說，「多」指「秩序」(移位)、「變化」(轉位)與「包孕」(聯貫)所形成之各種結構，「二」指撤下撤上之「陰陽二元」，而「一(0)」則指通貫章節與全篇之情意、韻律與風格。如此對應「四大規律(秩序、變化、聯貫、統一)」加以呈現，⁶⁰凸顯了四大規律所形成的不是平列的關係，而是「多 ↔ 二 ↔ 一(0)」的邏輯結構。任何篇章，無論是何種類型，都可以由此「一以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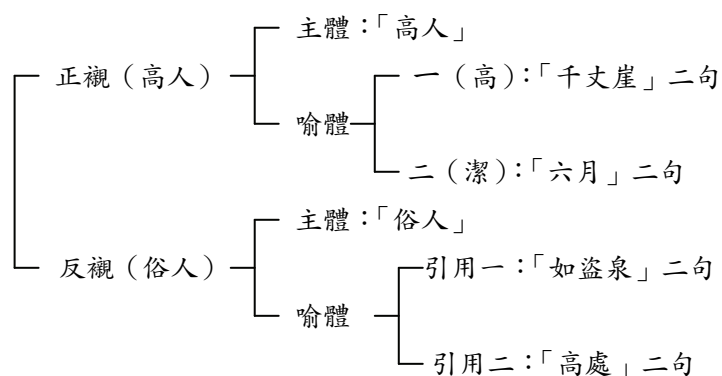
修辭如辛棄疾〈生查子·簡吳子似縣尉〉詞：

高人千丈崖，太古儲冰雪。六月火雲時，一見森毛髮。俗人如盜泉，照影都昏濁。高處挂吾瓢，不飲吾寧渴。

⁶⁰ 王希杰論「章法學的方法論原則」說：「陳滿銘教授和他的弟子並不滿足於單純地歸納法則，他們力圖建立統率這些比較具體的法則的更高的原則。陳滿銘教授創建了四大原則：(1) 秩序律，(2) 變化律，(3) 聯貫律，(4) 統一律。……在方法論原則上，他和弟子們繼承了《周易》的二元互補和轉化的傳統。」見〈陳滿銘教授和章法學〉，《華師學院學報》總96期(2008年2月)，頁5。

此詞把高人與俗人，分別譬喻作高崖上的冰雪與盜泉裡的泉水，來加以刻畫描繪，使他們成爲一個強烈的映襯。除譬喻與映襯外，又暗中用典兩次，先是「盜泉」，典出《尸子》：「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⁶¹後是「挂瓢」，典出《逸士傳》，也用於作者的另一首〈水龍吟〉（稼軒何必長貧），朱德才、薛祥生、鄧紅梅注說：「《逸士傳》：「許由手捧水飲，人遺一瓢，飲訖，挂木上，風吹有聲，由以爲煩，去之。」此雙關語意，既切「瓢泉」之「瓢」，又托諷現實：瓢有聲而碎，何如作啞矣自全；亦遠世自高之意。」⁶²這首詞雖未「瓢泉」之「瓢」，卻有「遠世自高之意」。

針對此詞用「映襯」的藝術效果，喻朝剛說：「此篇係以詞代簡、自明心志之作。上片寫對高人的崇敬，下片說對俗人的鄙棄。全篇通過生動的形象和鮮明的對比，表達了作者尊賢嫉惡，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⁶³而對全篇用「映襯」、「譬喻」與「用典」的藝術成就，朱德才、薛祥生、鄧紅梅則讚美說：「全詞運用對比手法來構章，效果鮮明；全篇形成了由兩大比喻生發出的隱喻象徵系統，來表明他對高人和俗人的不同觀感和態度。另外，在用典上，這首詞也直入於化境：不生澀，不呆版，不膚淺，閱讀起來毫無障礙，博學通典者固然可以覺出其妙處，即不知出處者也能明白它的含意。用典到這一境界，十分神奇而美妙。」⁶⁴據此，其邏輯簡表可呈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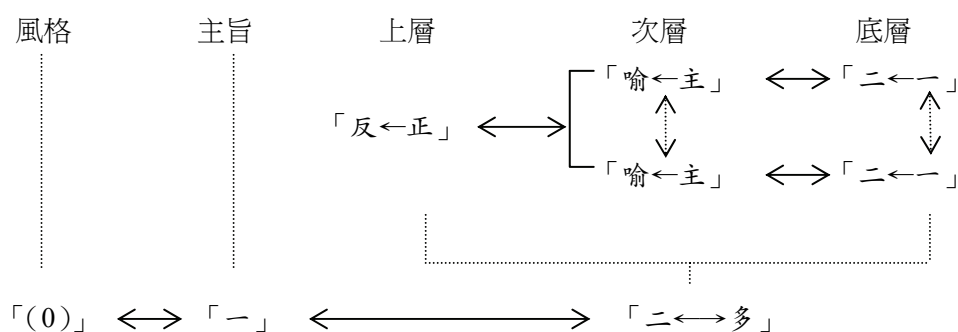
⁶¹ 松渭水譯注，陳滿銘校閱：《新譯尸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182。

⁶² 此詞及其析評，見葉嘉瑩主編，朱德才、薛祥生、鄧紅梅編：《辛棄疾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6年），頁533-534。

⁶³ 喻朝剛：《辛棄疾及其作品》（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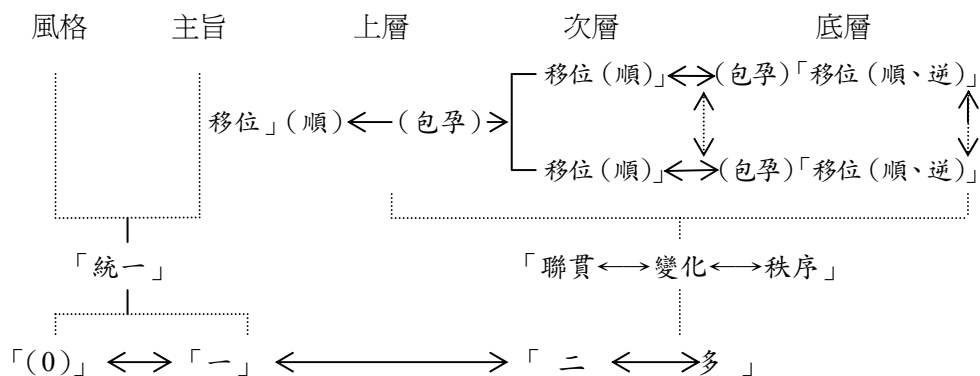
⁶⁴ 葉嘉瑩主編，朱德才、薛祥生、鄧紅梅編：《辛棄疾詞新釋輯評》，頁1242-1243。

可見此詞之修辭邏輯含三層：上層為「先正襯（陰）後反襯（陽）」，次層有兩疊「譬喻」：「先主體（陰）後喻體（陽）」，底層又兩疊「並列（陰 \leftrightarrow 陽）」。⁶⁵而由上層包孕次層、次層包孕底層，統合為一篇的修辭邏輯，呈現其對比中有調和性的特色，以凸顯一篇主旨與風格。其分層簡圖如下：



如就「多二一(0)」來看，正反「映襯」為核心之「二」，由此徹下，統攝兩疊「譬喻」與「引用」，為「多」；由此徹上，一面拈出「尊賢嫉惡」、「遠世自高」的辭旨，為「一」；一面凸顯清新脫俗的審美風貌，為「(0)」，如此由「多」而「二」而「一(0)」，其邏輯層次是很分明的。

如果對應於方法論系統加以呈現，則是這樣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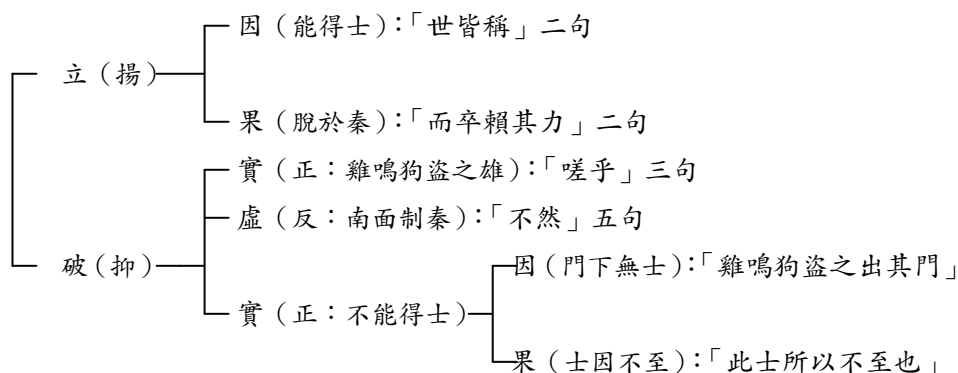


章法如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一文：

⁶⁵ 篇章修辭有「銜接並列」手段，參見鄭文貞：《篇章修辭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244-246。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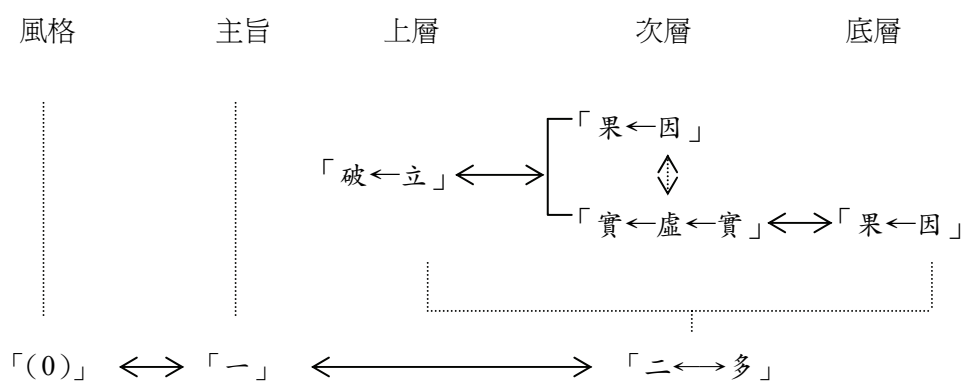
這篇文章，一開頭就直接以「世皆稱」四句，先立一個案，採「先因後果」的條理，藉世人之口，對孟嘗君之「能得士」，作一讚美，並從中拈出「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隱含「雞鳴狗盜」之意，以作為「質的」，以引出下文之「弓矢」。再以「嗟呼」句起至末，在此用「實、虛、實」的條理，針對「立」的部分，以「雞鳴狗盜」扣緊「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予以攻破。所謂「質的張而弓矢至」，真是一箭而貫紅心，雖文不滿百字，卻有極強的說服力。對此，林西仲指出：「《史記》稱孟嘗君招致任俠姦人入薛，其所得本不是士，即第一等市義之馮驩，亦不過代鑿三窟，效雞鳴狗盜之力，何嘗有謀國制敵之慮！『龍門好客自喜』一語，早已斷煞，而世人不知，動稱『能得士』，故荆公作此以破其說。篇首喝起『世皆稱』三字，是與『龍門』贊語相表裡，非翻案也。百餘字中，有起、承、轉、合在內，警策奇筆，不可多得。」⁶⁶將此文特色交代得十分清楚。依此，其結構圖可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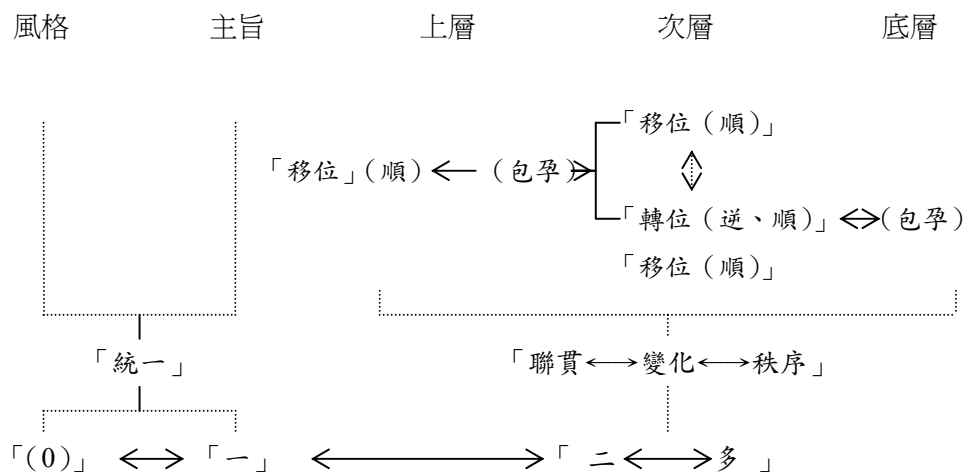
如對應於「多 ↔ 二 ↔ 一 (0)」而言，則此文以兩層移位性的「先因後果」與轉位性的「實、虛、實」結構與節奏（韻律），形成了「多」；以「先立後破」

⁶⁶ 此文及其評析，見林雲銘：《古文析義合編》上冊（臺北：廣文書局，1965年），頁326。

的核心（移位）結構與節奏（韻律），自為陰陽對比，形成了「二」，以徹下徹上；而以孟嘗君「未足以言得士」之主旨與所形成的毗剛風格、韻律，所謂「筆力簡而健」，⁶⁷則形成了「一（0）」。這篇短文之所以有極強之氣勢與說服力，與這種邏輯結構有著密切之關係。其分層簡圖如下：



如果對應於方法論系統加以呈現，則是這樣子的：



可見「多 ↔ 二 ↔ 一（0）」是使篇章的「修辭邏輯」與「章法結構」趨於「統一」之一個終點，因此此一方法論原則，在「修辭邏輯」與「章法結構」

⁶⁷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485。

的整個方法論系統中，係居於「終點（統一）」的地位。而由於它也回抱了「陰陽二元」之起始與「移位、轉位、包孕」等過程，所以本身就具備了系統性。亦即它不但可以是方法論原則，也可以是方法論系統。

五、結語

綜上所述，可知「修辭」與「章法」皆以「陰陽二元」之互動為基礎，經其「移位」、「轉位」與「包孕」之作用，而形成「秩序、變化、聯貫、統一」，而由對應整體之「多 ↔ 二 ↔ 一 (0)」之螺旋結構加以統合的。其中「陰陽二元」為起始，「移位、轉位、包孕」為過程，而由「秩序、變化、聯貫、統一」回抱整個歷程，並以「多 ↔ 二 ↔ 一 (0)」螺旋結構加以統合，由此凸顯「義旨」與「風格」，形成一個嚴密之層次系統。而這一些方法論原則和系統，初看起來，好像只為「修辭」或「章法」服務，但實際上，卻可超越它們，提升至「普遍性存在」之高度，亦即一般方法論原則或系統加以確認。由此可見其重要性。希望藉此強調方法論之重要，提供學術研究者參考。

引用文獻

- 王弼：《老子王弼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
- 王希杰：《修辭學通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 _____：〈陳滿銘教授和章法學〉，《畢節學院學報》總96期，2008年2月，頁1-5。
- 仇小屏：《篇章結構類型論》，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 _____：《古典詩詞時空設計美學》，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
- 白金銑：〈《周易》「位移性格」哲學初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學術年刊》23期，2002年6月，頁1-7。
- 林同華主編：《宗白華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 林雲銘：《古文析義合編》，臺北：廣文書局，1965年。
- 松渭水譯注，陳滿銘校閱：《新譯尸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7年。
- 姜國柱：《中國歷代思想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 胡裕樹：《修辭學新論》，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年。
- 約翰·格里賓著，方玉珍等譯：《雙螺旋探密——量子物理學與生命》，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
- 徐志銳：《周易陰陽八卦說解》，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
-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 夏放：《美學——苦惱的追求》，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8年。
-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香港：人生出版社，1966年。
- _____：《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臺北：學生書局，1976年。
-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張涵主編：《美學大觀》，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許建鈺編譯：《簡明國際教育百科全書》，北京：新華書局北京發行所，1991年。
- 陳邦炎主編：《詞林觀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陳居淵：《易章句導讀》，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
-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香港：大光出版社，1961年。
- 陳望衡：《中國古典美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 陳滿銘：《章法學新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 _____：〈論幾種特殊的章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31期，2002年6

月，頁 175-204。

_____：〈章法四律與邏輯思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34 期，2003 年 12 月，頁 87-118。

_____：〈層次邏輯系統論——以哲學與章法作對應考察〉，《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7 卷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1-7。

賀新輝主編：《古詩鑑賞辭典》，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 年。

葉嘉瑩主編，朱德才、薛祥生、鄧紅梅編：《辛棄疾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6 年。

黃釗：《帛書老子校注析》，臺北：書林出版社，1999 年。

黃淑貞：〈《周易》「移位」、「轉位」論〉，《孔孟月刊》44 卷 5、6 期，2006 年 2 月，頁 4-14。

黃慶萱：《周易縱橫談》，臺北：三民書局，1995 年。

_____：《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2002 年。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臺北：藍燈文化公司，1991 年。

_____：《馮友蘭選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喻朝剛：《辛棄疾及其作品》，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 年。

曾春海：《儒家哲學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 年。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84 年。

楊政河：《中國哲學之精髓與創化》，臺北：文津出版社，1982 年。

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蕭滌非主編：《唐詩大觀》，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6 年。

鄭文貞：《篇章修辭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 年。

歐陽周、顧建華、宋凡聖等：《美學新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 年。

戴璉璋：《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年。

The Layered System of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A Study of Rhetoric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Writing

Chen, Man-ming*

[Abstract]

Singl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can be integrated into a layered system that is grouped by similar or different elements. This article takes rhetoric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writing as examples, to define three layers of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The first layer is a kind of “dualistic interaction” (i.e., contrast vs. harmony). The second is a process of “shift, transfer and conceivness”. And the third is formed by a “multiple, binary and single (zero)” spiral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order, variation, coherence and unity”. In conclusion, the methodology of rhetoric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writing is the foundation to construct the layered system of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Keywords: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layered system, rhetoric, the organization of writing, “multiple, binary and single (zero)” spiral structure

* The Retir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